

那是怎样的一个朝代啊，距今虽然已过八九百年，每当你想起时，仿佛他们就住在你的隔壁，不过一张水墨画洇湿了的厚度，能够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吟唱与叹息。

南宋风雅词笺

身是客，愁为乡

张永义／选注

当代世界出版社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

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ISBN 978-7-5090-0463-0



9 787509 004630 >

定价：48.00元

南宋风雅词笺

——身是客，愁为乡

张永义 选注

当代世界出版社

3
-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宋风雅词笺 / 张永义选注.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090-0463-0

I. 南… II. 张… III. ①宋词—选集②宋词—注释 IV. 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569 号

南宋风雅词笺——一身是客，愁为乡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文海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2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0463-0

定 价: 4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南宋的悲剧性(序言)

一

南宋，大分裂的时代。说北宋分裂，未必人人赞同，毕竟北宋的疆域大致涵盖十八行省，南宋则时势迥异，到了划江而治的地步，分裂得可不轻。

据说，中国的全部历史，分裂的时间其实是大多数。如果分裂并非那么了不得，何以南宋的时代精神中，分裂成为浸透骨髓的冷，成为全体的潜意识，成为千年后仍让人心绪涌动的一道伤痕？

或许，分裂并非都一样，有些分裂比另一些分裂更为痛苦。

比如，三国当然是分裂，但各国内部的同质性颇为强烈，可以说大致是魏人治魏、蜀人治蜀、吴人治吴。每个国家拿来单独看，基本都是自然发展而来，人为痕迹不太明显。老百姓不会觉得自己那一国只占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地方，非“收复”那两国不可。南北朝、五代十国，大致如此。

南宋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一个失掉中原的政权，仓皇间匆匆南渡。一夜之间，疆域缩水大半，杭州突然出现众多操河南口音的陌生的大官、大款和大作家，与杭州本地市民交流困难，格格不入，矛盾重重，加之北方政权的咄咄相逼，赵宋统治汲汲可危，其合法性不能不寄托于大宋帝国这一迷思。因而祭出收复中原一统天下的口号，说偏安不过是暂时的——虽然已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和政治意愿去实现——无非醉人醉己，醉到不知亡国之痛，醉到历史不再显得荒谬和残酷。

二

南宋深刻的悲剧性表现在不仅仅是分裂，还有迁徙、逃离、漂泊、背井离乡。

其实，迁徙决不限于一朝一代，毋宁说是人类历史一以贯之的主题。

据说，人类所有的肤色种族，不过是起源于几十万年前偶然走出非洲的几百号人。他们为什么要走出非洲，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当时并没有人口爆炸或资源枯竭到无法承载的程度。

我愿意相信，这原始的迁徙冲动，来自人类固有的对未知的憧憬，来自你我血液

里始终躁动不安的渴求变化的基因。我愿意相信，在那迷茫的远古，我们的祖先不舍昼夜地在天地间跋涉，驱动他们的，不是战争、瘟疫，不是食物和水的稀缺，不是干旱、洪涝、地震或雷电，不是所有这些，而只是未知远方的原始召唤。

当然，迫不得已的迁徙，恐怕更多。

今天的凯尔特人，为什么局限在不列颠西岸狭长的地带？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欧亚大陆千万年来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冲击下，已经被挤落岩岸，永远葬身大西洋？不管怎么说，他们至少还有一些人幸存着，而他们当年被迫向西迁徙之时，是否将某个或某些不知名的民族一个不剩地挤落那同一处海岸？答案，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三

大分裂和大迁徙，造就了南宋的历史悲剧性，造就了南宋的时代精神。

然而，如上所述，分裂与迁徙贯穿着人类历史的始终。如果说一些时代的悲剧性更甚于另一些时代，不过是二者的性质程度不同而已。是大分裂小统一，还是大统一小分裂；是强敌压境下的仓皇逃窜，还是遵从内心召唤而自我游逐。不同环境心境的组合，在历史上写下不同的意境，细细品读，皆由分裂与迁徙两大主题展开。

因此可以说，品味南宋，也正是品味我们自己的历史时代；体会南宋的时代悲剧性，也正是体会人类全部历史的悲剧主题。

如果说永义兄和我有什么共同之处，不仅仅在于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在同一座海边小城成长，累积了许多的共同记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相信悲剧性是人类和人生的基本背景，崇拜和欣赏这一悲剧性。它让我们在痛中清醒，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更加努力地做好一件件渺小的事。

十几年来，永义兄坚守这座海边小城，心思却桀骜不驯，纵横千年万里，著述不断，意气磅礴。十几年来，我离开这座海边小城越来越远，远到用的是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时间，但仍不禁在一次通信中向永义兄写道——或者，你也会在一次远方的长夜里战栗地醒来，发现除了这座心中的城市，你我其实一无所有。

循着各异的人生轨迹，我们却都是漫漫长路上的迁徙者。

迁徙。远方。未知。变化。孤独。可能性。危险。撕裂的痛苦。希望。

迁徙总是让我们不安，但在永恒的不安中，我们找到了熟悉的过去。

身在何处，又有什么重要。在这一刻，我们都找到了家。

纤手静，七星明（代前言）

——南宋风雅词派七家漫谈

或许，冥冥之中有一种奇妙的遇合，中国古典文学里最令我着迷的作品似乎皆与梦、梅二字有关，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和《金瓶梅》，沦为遗民的张宗子的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当然还有戏曲《牡丹亭》里那位与杜丽娘幽媾的柳梦梅。私心所爱，以词而论，则莫过于南宋风雅词派的三大家：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史达祖的《梅溪词》和吴文英的《梦窗词》。他们的每一行词句仿佛都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力量，让我沉醉其中，昏迷不醒。

那是怎样的一个朝代啊，距今虽然已过八九百年，每当你想起时，仿佛他们就住在你的隔壁，不过一张水墨画洇湿了的厚度，能够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吟唱与叹息。儿时读诗，隐隐约约地记住了两个遥远的地名，因为轻柔的“西湖歌舞几时休”，因为苍凉的“铁马秋风大散关”。随着一个人的死不瞑目，渐渐地收起了那些层叠的青山、充满鸟鸣的薰风和深夜积雪的渡口，而被写入一段遭人唾弃的历史，只给我们留下一枝寂寞无主地开放在驿外断桥边的梅花。就像诗人张枣在《镜中》开篇咏叹的那样：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我所热爱的先锋作家吕新在长篇小说《抚摸》里则如此描述：

有一个地形狭长、空气靡艳的地区名叫南宋。那里的风光和时间犹如伸缩不定的弹簧，到处都是形神柔软的棉花和永不腐烂的瓷器，华丽而瑰艳的魏晋骈文在大街小巷经久不息，涂染并主宰了那里的风物和人心，几乎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有条不紊地弹奏一首靡靡之音，感官上的享乐妇孺皆知，家喻户晓。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南宋词的真正了解。对于南宋词家，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一个小群体，那就是风雅派词家。

二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1191年，也就是宋光宗绍熙二年。据夏承焘《姜白石系年》推定，这一年姜夔三十七岁。《庆宫春》词小序云：“绍熙辛亥除夕，予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尝赋诗云：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垒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石湖指的是隐居苏州的诗人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与词人一舸同归的还有范成大送与姜夔的青衣小红。由《暗香》词序可知，姜夔在范成大府上居住了一个多月，并且应约谱写了两首自度曲：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暗香》）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疏影》）
他的一首七绝《过垂虹》则写道：

自作新词韵更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岭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就这样，一个身份卑微的女子以低唱的方式永远留在了古典诗词之中。当她再次回归我们的视线之中，“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姜白石已经仙逝，有赖于吴潜等人的资助，才得以葬于杭州钱塘门外的西马塍。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苏洵在《到马塍哭尧章》诗中写道：“赖是小红渠已嫁，不然啼碎马塍花。”

姜白石除夕夜归的十年之后，也就是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这一年的闰腊月十五日，正是癸亥年的立春。词人史达祖与挚友高观国在一场廉纤细雨之中相和写下了《东风第一枝》。这时的史达祖春风得意，作为深得权臣韩侂胄赏识的堂吏，颇有地位，“一时士大夫无廉耻者皆趋其门，呼为梅先生。”（周密《浩然斋雅谈》）著名词人张镃则为其词集作序（1201）云：“余老矣，生须发未白。”正值盛年的史达祖或许不会想到短短几年之后，等待他的命运将是漫长而凄凉的流放生涯。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因北伐失败而被诛杀，词人亦难逃其咎，遭受了耻辱的黥刑而被贬出京城。因为匮乏相关的史料记载，我们只能从梅溪词中依稀猜度他的行踪和心境：

共凄凉处，琵琶湓浦，长啸苏门。（《夜合花》）
三年梦冷，孤吟意短，屡烟钟津鼓。（《湘江静》）
应难奈，故人天际，望彻淮山，相思无雁足。（《八归》）
但可怜处，无奈苕苕魂惊，采香南浦，剪梅烟驿。（《秋霁》）

与晚年失魂落魄的史达祖相比，高观国的人生经历更少为后世所知。从词中流露的一鳞半爪来看，他同样也是一个多情重义之人，叶申芗的《本事词》就记载过这样的风流事迹：“高竹屋在史辅之席上，有歌姬献云头香而乞词，为赋《生查子》。又代人吊西湖歌者，赋《喜迁莺》。又次韵吊青楼赋《永遇乐》。”不过最值得称道的还是

他与史达祖的深挚的交谊。梅溪与竹屋往往为后世并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认为二人“叠相酬唱，旗鼓俱足相当。”此论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从友情的层面来说，梅、竹不分并不为过。汪森在《词综》的序言当中将二人视为姜夔的“羽翼”，此说倒也形象生动。就在史达祖出使金国的那年中秋，即开禧元年（1205），高观国写下了一首题为“中秋夜怀梅溪”的《齐天乐》词，下片云：

孤光天地共影，浩歌谁与舞，凄凉风味。古驿烟寒，幽垣梦冷，应念秦楼十二。归心对此，想斗插天南，雁横辽水。试问姮娥，有谁能为寄。

词学家俞陛云认为高观国“措语精粹，诵此调令人增友谊之重”；缪钺先生则称许换头三句“笔势矫健，气象阔远”，而随后六句，“不但形象鲜明，而且隐喻故国黍离之悲，更显得情思沉至。”

三

词学家薛砺若在《宋词通论》里将两宋三百多年间的词风演变趋势分割为六个时期，其中第五期由绍熙以后起，至淳祐间约六十年（1190—1250），被命名为“周邦彦派的抬头或姜夔时期的肇始”。在薛砺若看来：“苏、辛一派词至稼轩已臻绝境，无能再继。”而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则被他尊为“风雅派（或古典派）的三大导师”。其实，白石、梅溪和梦窗三家皆远溯清真，风格各异，不妨视作风雅派词风的“一祖三宗”。陆辅之的《词旨》谈及乐笑翁张炎作词的要诀，亦有取四家之所长，即“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的观点。

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岁，已难确考，是否及见宋亡亦不得而知。杨铁夫《吴梦窗事迹考》推定其生于宁宗开禧（1205—1207）前后，似可采信。如此，梦窗出生之时，姜夔、史达祖虽然尚在人世，却晚景凄凉。前文已经述及，白石亡故时贫不能葬，梅溪遭受黥刑而流落异乡。吴梦窗的人生亦如他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造梦的词句一样，充满了幻灭和感伤：

彩扇咽、寒蟾倦梦，不知蛮素。（《霜叶飞》）

寄残云、剩雨蓬莱，也应梦见。（《瑞鹤仙》）

昨梦西湖，老扁舟身世。（《拜星月慢》）

梦不湿行云，漫沾残泪。（《齐天乐》）

以情事而言，一般认为梦窗有两段刻骨铭心的悲剧性恋爱。结果，苏州之爱妾遣去，杭州之所欢亡殁，给词人留下了无尽的追悔和伤悼。梦窗有多首关于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节序词都寄托了他对这两位不幸女子的深切怀念，读来令人为之潸然，所谓“离骨渐尘桥下水，到头难灭景中情”（《定风波》）也。

四

周密、王沂孙与张炎三人作为叠相唱和的词友，皆亲眼所见南宋之灭亡，沦为四处流落、贫无所依的遗民。于是，从《草窗词》、《碧山乐府》与《山中白云词》的字里行间，我们听闻到了阵阵苍凉的亡国之音，感受到了一缕缕凄绝的身世之慨：

故国山川，故国心眼，还似王粲登楼。（周密《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

村舞台荒，浣妆池冷，凄凉市朝轻换。（周密《献仙音·吊雪香亭梅》）

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王沂孙《眉妩·新月》）

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王沂孙《醉蓬莱·旧故山》）

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

路改家迷，花空荫落，谁识重来刘阮。（张炎《台城路·归杭》）

在1290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的深秋，也就是在姜白石除夕夜归的整整一百年之后。沦为遗民的词人张炎自杭州起程，与友人一同北上大都，缮写金字《藏经》。沿途所见，不外乎是疏落的树林，荒凉的古道，偶然能够见到那些围猎的身影，隐约地听到号角声与马群的嘶鸣声。夜渡古黄河时，词人扣舷而歌，不禁声泪俱下。

第二年春天的寒食节，词人前往大都的长春宫游赏，随处可见“游人甚盛，水边花外，多丽坏集”，眼前的风物多么近似于故都临安昔日的繁华景象啊，令词人产生出一种恍如隔世之感。那些错落的亭台池阁，依依的杨柳画船，美丽的油壁香车，杂乱的笙箫歌吹以及卖饧之声，一切皆与往日相似，可是，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却是西湖、孤山、断桥、苏堤这些冷落的故都景物，何时才能重回江南啊？

就在这一年春天，词人动身离开大都之前，邂逅了来自故都临安的歌妓沈梅娇，对方居然还能清歌一曲周邦彦所作的《意难忘》：“衣染莺黄。爱停歌驻拍，劝酒持觞。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檐影滴，竹风凉。拚剧饮淋浪……”词人略微有些醉意，沈梅娇仍以纤手举杯，殷勤劝酒。词人应约而作《国香》，并将其题写在罗帕之上，赠与了梅娇。此词下阕云：

“凄凉歌楚调，袅余音不放，一朵云飞。丁香枝上，几度款语深期。拜了花梢淡月，最难忘、弄影牵衣。无端动人处，过了黄昏，犹道休归。”

身是客，愁为乡，南宋风雅派词人无奈地吟唱着，这些浸透着忧愁的声音，仿佛一双纤手在轻柔地抚摸着我们的心灵。而今，昔人已去，只有芳香冷凝：

燕归来，问彩绳纤手，如今何许。（吴文英《西子妆慢》）

凡 例

一、本书收入南宋风雅词派七位词家的三百首词，分别选自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十首）、史达祖《梅溪词》（五十首）、高观国《竹屋痴语》（二十首）、吴文英《梦窗词》（八十八首）、周密《草窗词》（三十二首）、王沂孙《碧山乐府》（四十首）与张炎《山中白云词》（三十首）。入选词作主要分为咏物、节序、感梦与悼亡四类题材。

二、本书以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作为底本，按照七位词家大致的生卒年之先后次序进行编排。鉴于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等多位词家生平不详，或存有疑义，其多首作品更难以考定其编年，故悉从底本之所出，不再另作次序调整。

三、本书之词作正文，均按照词调叶韵的要求加以标点，即叶韵处使用句号，句读则分别使用逗号与顿号。词作的字句，主要以底本为准，间或参以《绝妙好词笺》、《词综》、《词林集珍》或词学名家笺注的通行选本，进行校对。个别有异文者，只在笺释部分稍加说明。

四、本书笺释部分，力求准确详尽。尤其注重对于典故出处的注明和所涉及的前人诗词歌赋的征引，使得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词意。对于那些反复出现的典故或前人诗文，必要时加以“详见某页某词笺释”的说明，避免重出，或简单注明，以节省篇幅。

五、本书集评部分，广采博收，大致以时代之先后顺序排列。所引之历代词话多见于唐圭璋主编的《词话丛编》（全六册）。此外，广泛地收入了俞陛云、刘永济、杨铁夫、詹安泰、夏承焘、唐圭璋、沈祖棻等多位近现代词学大家的评笺，以开阅读者的视野，亦为宋词的爱好者与研究者提供方便。

六、本书开列的主要参考书目，不少皆是笔者的枕边书，选编、笺注此书时更是屡屡翻阅，从中获益良多，各位前辈与师长或筌路蓝缕，有开创之功；或深入浅出，对于宋词的普及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此献上一瓣心香，谨致谢忱。

七、本书题解取自史达祖悼亡词《寿楼春·寻春服感念》中名句“身是客，愁为乡”，窃以为最能够集中体现七位南宋风雅派词家漂泊穷愁的命运遭际。本书的前言、词人小传亦为笔者所撰，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目 录

姜夔（选四十首）

小重山令（人绕湘皋月坠时）	3
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	4
莺声绕红楼（十亩梅花作雪飞）	5
鬲溪梅令（好花不与殢香人）	5
点绛唇（燕雁无心）	6
虞美人（西园曾为梅花醉）	7
鹧鸪天（京洛风流绝代人）	8
鹧鸪天（巷陌风光纵赏时）	8
鹧鸪天（忆昨天街预赏时）	9
鹧鸪天（肥水东流无尽期）	10
醉吟商小品（又正是春归）	11
踏莎行（燕燕轻盈）	11
浣溪沙（著酒行行满袂风）	12
浣溪沙（春点疏梅雨后枝）	13
浣溪沙（雁怯重云不肯啼）	13
霓裳中序第一（亭皋正望极）	14
庆宫春（双桨莼波）	15
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	16
一萼红（古城阴）	18
念奴娇（闹红一舸）	19
月下笛（与客携壶）	20
清波引（冷云迷浦）	21
法曲献仙音（虚阁笼寒）	21
琵琶仙（双桨来时）	22

玲珑四犯（叠鼓夜寒）	23
侧犯（恨春易去）	24
水龙吟（夜深客子移舟处）	25
探春慢（衰草愁烟）	25
八归（芳莲坠粉）	26
解连环（玉鞍重倚）	27
扬州慢（淮左名都）	28
长亭怨慢（渐吹尽）	30
淡黄柳（空城晓角）	32
暗香（旧时月色）	33
疏影（苔枝缀玉）	35
惜红衣（簟枕邀凉）	37
角招（为春瘦）	38
秋宵吟（古帘空）	39
凄凉犯（绿杨巷陌秋风起）	39
翠楼吟（月冷龙沙）	41
湘月（五湖旧约）	42

史达祖（选五十首）

绮罗香（做冷欺花）	45
双双燕（过春社了）	47
阳春曲（杏花烟）	48
海棠春令（似红如白含芳意）	49
夜行船（不剪春衫愁意态）	50
东风第一枝（巧沁兰心）	50
东风第一枝（草脚愁苏）	52
喜迁莺（月波疑滴）	53
万年欢（两袖梅风）	54
阮郎归（旧时明月旧时身）	55
忆瑶姬（娇月笼烟）	56
风流子（飞琼神仙客）	57
金盏子（奖绿催红）	58
杏花天（细风微月垂杨院）	59

杏花天 (扇香曾靠認边粉)	59
三姝媚 (烟光摇缥瓦)	60
寿楼春 (裁春衫寻芳)	61
南浦 (玉树晓飞香)	63
探芳信 (谢池晓)	64
祝英台近 (柳枝愁)	64
祝英台近 (馆流苏)	65
钗头凤 (春愁远)	66
西江月 (西月淡窥楼角)	67
花心动 (风约帘波)	67
解佩令 (人行花坞)	68
贺新郎 (花落台池静)	69
夜合花 (冷截龙腰)	70
留春令 (故人溪上)	71
瑞鹤仙 (杏烟娇湿鬓)	72
瑞鹤仙 (馆娃春睡起)	72
蝶恋花 (二月东风吹客袂)	73
临江仙 (倦客如今老矣)	74
临江仙 (愁与西风应有约)	74
兰陵王 (汉江侧)	75
玉簫凉 (秋是愁乡)	77
湘江静 (暮草堆青云浸浦)	78
玲珑四犯 (雨入愁边)	79
过龙门 (一带古苔墙)	79
过龙门 (醉月小红楼)	80
玉蝴蝶 (晓雨未摧宫树)	81
齐天乐 (犀纹隐隐莺黄嫩)	82
燕归梁 (楚梦吹成树外云)	83
秋霁 (江水苍苍)	84
换巢鸾凤 (人若梅娇)	85
龙吟曲 (夜寒幽梦飞来)	86
鹧鸪天 (御路东风拂醉衣)	87

鹧鸪天（搭柳阑干倚伫频）	87
鹧鸪天（雁足无书古塞幽）	88
一剪梅（谁写梅溪字字香）	88
醉落魄（觞咏意惬）	89

高观国（选二十首）

齐天乐（碧云阙处无多雨）	93
齐天乐（晚云知有关山念）	93
玉蝴蝶（唤起一襟凉思）	94
临江仙（风月生来人世）	95
金人捧露盘（梦湘云）	96
金人捧露盘（念瑶姬）	97
贺新郎（月冷霜袍拥）	98
喜迁莺（歌音凄怨）	99
祝英台近（拥红妆）	99
解连环（露条烟叶）	100
解连环（浪摇新绿）	101
烛影摇红（别浦潮平）	101
兰陵王（风箫咽）	102
兰陵王（酒虚阁）	103
永遇乐（浅晕修蛾）	104
玲珑四犯（水外轻阴）	104
御街行（香波半窄深深院）	105
御街行（藤筠巧织花纹细）	106
霜天晓角（春云粉色）	106
少年游（春风吹碧）	107

吴文英（选八十八首）

琐窗寒（绀缕堆云）	111
渡江云三犯（羞红颦浅恨）	112
三部乐（江鹂初飞）	113
霜叶飞（断烟离绪）	114
瑞鹤仙（晴丝牵绪乱）	116

满江红（结束萧仙）	117
解连环（暮檐凉薄）	118
夜飞鹊（金规印遥汉）	119
绕佛阁（夜空似水）	121
拜星月慢（绛雪生凉）	122
水龙吟（澹云笼月微黄）	123
庆春宫（残叶翻浓）	124
塞垣春（漏瑟侵琼管）	124
宴清都（绣幄鸳鸯柱）	126
宴清都（万里关河眼）	127
齐天乐（新烟初试花如梦）	128
齐天乐（烟波桃叶西陵路）	129
扫花游（水云共色）	130
风流子（金谷已空尘）	132
过秦楼（藻国凄迷）	133
法曲献仙音（风拍波惊）	134
丁香结（香霭红霏）	135
隔浦莲近（榴花依旧照眼）	136
荔枝香近（睡轻时间）	136
西平乐慢（岸压邮亭）	137
解蹀躞（醉云又兼醒雨）	138
花犯（小娉婷）	139
浣溪沙（门隔花深梦旧游）	140
玉楼春（茸茸狸帽遮梅额）	141
点绛唇（卷尽愁云）	142
诉衷情（片云载雨过江鸥）	143
夜游宫（窗外捎溪雨响）	143
定风波（密约偷香□踏青）	144
虞美人（背庭缘恐花羞坠）	145
祝英台近（采幽香）	146
祝英台近（剪红情）	147
西子妆慢（流水麹尘）	148

霜花腴（翠微路窄）	149
澡兰香（盘丝系腕）	150
惜红衣（鹭老秋丝）	152
双双燕（小桃谢后）	153
秋思（堆枕香鬟侧）	154
珍珠帘（蜜沉烬暖萸烟袅）	155
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	156
风入松（兰舟高荡涨波凉）	158
风入松（画船帘密不藏香）	159
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	159
莺啼序（横塘棹穿艳锦）	161
天香（珠络玲珑）	163
天香（蟾叶黏霜）	164
玉漏迟（雁边风讯小）	165
金盏子（卜筑西湖）	166
永遇乐（阁雪云低）	167
绛都春（南楼坠燕）	168
绛都春（春未雁渚）	169
惜秋华（细响残蛩）	170
惜秋华（路远仙城）	171
烛影摇红（碧谿山姿）	172
声声慢（蓝云笼晓）	173
高阳台（修竹凝妆）	174
高阳台（宫粉雕痕）	175
倦寻芳（海霞倒影）	176
三姝媚（湖山经醉惯）	177
昼锦堂（舞影灯前）	178
花心动（十里东风）	179
龙山会（石径幽云冷）	180
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	181
新雁过妆楼（梦醒芙蓉）	183
尾犯（绀海擎微云）	184